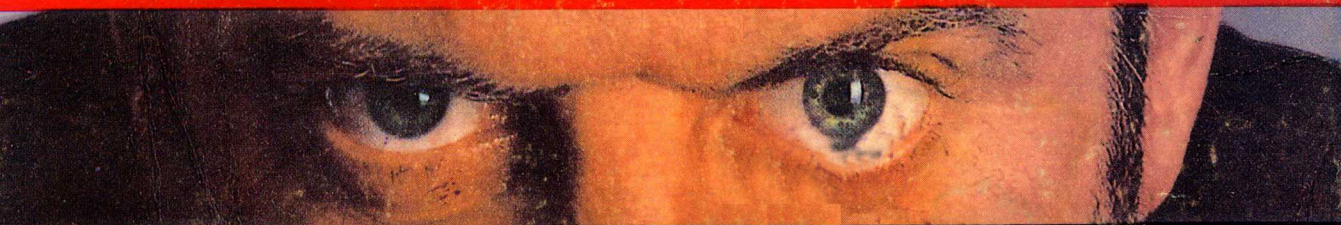


● 董建津 著

文物黑潮

WEN·WU·HEI·CHAO



哈尔滨出版社

文物黑潮

董建津 著

哈尔滨出版社

1991年3月

目 录

开卷.....1、

北方卷.....5、

第一章 雄县新型大生产运动.....6、

第二章 容城人.....11、

第三章 霸县的硬木交易.....19、

● 只见照片的紫檀琴桌

● 官皮箱啊官皮箱

● 一对雕龙柜 两条青年命

第四章 天津卫有个“鬼市”.....24、

● 阴阳篇

● 城乡篇

● 土木篇

第五章 走进魔窟.....29、

第六章 马大爷和六奶奶.....36、

● 初识老马

● 重重的一掌

● 金佛稳坐五台山

中原卷.....41、

第七章 谁先想到了地下.....43、

● 挖井上来的两对汉罐

● 农民们明白了什么

● 挖墓去

● 挖墓达到最高潮时

● 盗墓案的结局

第八章 中原地下“大地震”.....50、

● 处处告急的报告

● 在唐三彩的故乡

● 流氓加法盲

第九章 盗墓风波及各地.....55、

第十章 惊险在嵩山.....62、

● 一张文物交易网

● 遇“同行”

● 隔帘拜老大

● 国宝鑿金鼎

● 羊群作掩护

第十一章 中原盗墓新招.....69、

● 盗墓的演变

● 推土机·手枪·桑塔纳

● 外交官陈述的故事

● 案中案

● 并非多余的话

南方卷.....75、

第十二章 国际大拍卖.....76、

● 海外舆论的含义

● 伦敦的七月

● 五月的香港市场

● 美国拍卖中国古铜敦始末

第十三章 物走何路.....82、

● 海外古董商

● 发票的秘密

● 汉绿挺身过海关

● 唐三彩乘机去香港

● 青铜剑上了外轮

● 官员“发票”更管用

● 一条绿色通道

● “黄金之路”

● 海上走私风

第十四章 各自扮演的角色.....90、

● 奢好与价值

● 难破勾结网

● 大小“代理人”

● 三个国际走私集团

第十五章 玩火自焚人.....97、

● 五下羊城擒元凶

● 黑潮中的“美人蛇”

● 闯“关”的“摄影家”

● 暴发户的破灭

● 骨灰盒里的秘密



文物黑潮

开卷

英国剑桥大学丹尼尔教授(G. Daniel)在1968年曾认为：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发展的文明是：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墨西哥(包括奥尔密克文化和马雅文化)和秘鲁六大文明。他的观点，已被世界考古界所承认。

繁衍不息的中华民族，以自己不快不慢的脚步，走过了6000年(以磁山·裴李岗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为限)的历史长河，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

人类祖先创造着自己，它的后人发现并研究着自己；

我们辛勤的考古学家发现，在云南的元谋人化石，距今已有170万年，是我们目前已知我中华民族最早的人类；

我们的考古学家还发现，在陕西出土的距今80万年的蓝田人化石，令世界为之震惊，叫后人为之咋舌；

考古学家还发现，在北京周口店，有50万年前人类处于蒙昧时代初期的化石；随后，又出土了5万年前过着母系公社生活的蒙古人种化石。而在仰韶村、龙山乡、良渚镇相继发现了地下文化遗址。秦皇地下兵马俑的挖掘，被世人列入世界八大奇观之一。

这些举世无双的足可自豪的财富，受到全世界的瞩目。中国历史文化，是世界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没有东方历史文化，世界

人类文化就难以形成。以至于世界各大博物馆，纷纷建起“远东艺术馆”、“东方博物厅”、“中国文化展览馆”。没有中国文化不能统称人类文化。中国文化使得人类文化更加饱满、更加璀璨。

(1)

距今已创办1970年的世界最大的艺术宫——法国卢浮宫，坐落在巴黎塞纳河畔，是举世闻名的一座艺术博物馆。馆内分支之一——古代东方艺术馆，陈列着中国陶器、玉器、青铜器。以赤峰红色土地起名的红山玉石，仅几小块，也陈列在馆内，使游人以小见大，从今看古。

中国人习称“大英博物馆”的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是收藏世界各国古物最丰富的博物馆。在中国文物陈列室里展出的有：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玉琮、玉刀、玉斧，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汉代的漆器，北朝的造像，南朝的青瓷，唐代的三彩，宋代的官窑、哥窑、定窑、汝窑瓷，元代青花瓶、釉里红以及明代瓷器等。不列颠博物馆里，几乎将中国每个朝代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品陈列馆内。其中，几件珍品却是连中国都是没有的：1905年骑着骆驼走进甘肃敦煌的匈牙利人斯坦因，从莫高窟搞走的3000多卷经卷和壁画，现在存放在这个博物

馆里。还有最名贵的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宋）摹本。这些，都使得大英博物馆四壁生辉，气度非凡。

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自1876年建馆，就将东方艺术列入专厅陈列。这家博物馆藏有丰富的古埃及艺术品，美国最精美的文物，印度、日本艺术瑰宝，西班牙古典绘画家著名作品，18世纪最负盛名的肖像画家约翰·科普利等人的绘画艺术珍品。然而，最使参观者留连忘返的却是两幅中国画：一幅唐代阎本立的《历代帝王图》，另一幅宋徽宗摹唐张萱的《捣练图》。

苏联列宁格勒宫殿广场上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以其占地面积大，收藏文物多被世人刮目相看。在博物馆的东方民族文化部里，陈列着一批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铜鼎、铜鬲、铜爵、铜觚、铜罍、铜瓶、铜盃等。铜器身上的乳丁纹、夔纹、连珠纹、涡纹，汇成一个青铜的艺术天地。中国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吕济民访问该馆时，馆长彼得洛夫斯基说：“中国的青铜器，每件都价值连城。”

占地12.5万平方米的拉丁美洲最著名的博物馆——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它除将印第安人最古老文明的展品陈列展厅外，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历代的陶瓷制品，也陈列馆中，十分醒目。

联邦德国南部阿尔卑斯山麓最大城市慕尼黑，有一座每年吸引着150万观众的博物馆。馆内第44展厅，陈列着既有中国早期玉器，陶器，也有明清两代官窑瓷器。一尊北魏时期的背光鎏金佛，就其尺寸、造型，可算是佛像中的珍品了。

建立在日本大阪近郊的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虽然开展十年有三，但它是世界民族文化最巨大的窗口。在中国文化部分，汉代的镶金嵌银四方双耳瓶更是引人注目，它被固定在展厅的正中央，用一四方玻璃箱罩着，十分壮观。

维多利亚国家艺术博物馆内（澳大利亚），也陈列着中国唐代三彩的器物，那唐代沉默的骆驼、俊俏的仕女、昂首的战马……

(2)

中国文物是世界文化之精髓，不仅能登世界各大国家博物馆的大堂之上，也是豪家富客掠夺的目标，是象征经济富有的柜中饰品。于是，在国际市场上，争买中国文物之风盛行，丝毫没有消退的趋势。

1980年7月，伦敦三家拍卖行同时爆出三个冷门：菲利普（PHILLIP）的L大明嘉靖年制1彩鱼缸以22万英镑出手；克里斯蒂（CHRITIE）的L大清康熙年制1桃红太白尊以2300英镑拍出；苏富比（SOTHEBY）的L大明成化年制1的青花花卉罐以26万英镑一锤定音；

1982年11月，香港苏富比拍卖行的L大清康熙年制1拳头大小的豇豆红小型花瓶，竟以100万港币成交；

1983年1月，美国一家拍卖行，将一只宋代定窑铁绘牡丹梅瓶以50万美元卖给一收藏家；

1984年4月，瑞士一女企业家用42万英镑买下一尊L大明永乐年制1的青花天球瓶。湘女企业家抱回天球瓶时，她的企业也就破产了；

1984年12月，又一只L宣德年制1的青花大坛，在英国伦敦以72万英镑卖出。

以后中国开放的几年中，世界拍卖中国文物风行一时。各国大小拍卖行筹集资金，网罗人马，刺探信息，放出口信。大批大批的中国文物从国内流失，大批大批的文物精品落在拍卖者手里。于是，从这时起，文物商、收藏家出没于世界各地，拍卖官挥动着小木锤，从香港敲到伦敦，从纽约又敲到台北，从亚洲敲到欧洲，又从南美敲到北美。

一只距今几千年的马厂文化时期的彩陶。在台湾拍卖官手下竟卖下5万美金，一尊

北魏时期的背光鎏金佛，它的身价比黄金要高上10倍。这尊佛像仅6寸高，竟卖得12万美金。按寸计算，每寸2万美金。

汉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代时期的绿釉陶器，在香港市场风靡一时，一只汉绿釉狩猎壶，私下交易达80万港币。

唐代三彩，无论是人还是兽，只要拿到国外，都可以换得一部最新生产、最新型的“奔驰”牌汽车。

明清两代的官窑瓷器，最近两年猛的“抬”起头来。各路文物贩子进出黑市场，张口要官窑，闭口要字款，从大明初的清花，弘治时期的斗彩、万历年间的五彩、大清皇帝的粉彩，只要是官窑的，大大的价开，足足的价给。

案头一份1990年5月15日的香港《新晚报》，照摘不漏：

事前估价5至600万元

明永乐青花双耳扁瓶今晨以500万元成交

苏富比拍卖会上午未算热闹

本报消息 苏富比今日举行1990年5月份拍卖，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一件明朝永乐青花葫芦式双耳扁瓶，结果以500万港元卖了出去。

今天上午共拍卖164件中国瓷器，该件明朝永乐青花葫芦式双耳扁瓶被认为是对喜爱明初青花的收藏家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在因其花色方面标志了中国青花瓷器技术的一个高峰。该件珍品原来估计港币500万元，由350万元开始叫价，结果以500万元成交。

中国文物，身价百倍。

(3)

当世界各地贪婪的古董家把目光放在中国时，中国的文物，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骚扰、破坏。地下被挖掘、庙宇遭破坏、文

物馆被偷，收藏室被盗。金钱搅动着地上地下，扭曲了人的灵魂。

广东1989年7月4日电：广州市一年来共破获文物走私和非法贩卖文物案150多起，收缴各类文物12000余件，其中珍品230件。如汉代黄绿釉蓬牛拉车，宋代绿釉瓷枕，明代宣德年间的青花云龙碟和清代道光皇帝御书的《雍宫式范》长幅画卷；

江西1989年1月11日电：江西省1988年共查获文物案件9000多起，其中盗掘古墓、走私文物923起，追缴文物6000余件；

湖南1988年7月26日电：据不完全统计，1988年5月邵阳市所属各县共盗毁墓葬约3000多座。其中新宁县参加盗墓者多达数百人，使该县境内80%的墓葬遭到破坏；

浙江1989年2月4日讯：一伙来自广东饶平县的文物走私犯罪团伙，分散潜入龙游县的溪口、贡山、冷水、罗家、街路等地，公开用每天10元钱外加三餐的价码，雇用当地农民盗掘古墓，并一再声称挖到文物另加10元。在重金的引诱下，盗墓之风在全县迅速蔓延，一些古墓群被挖得棺板四散，白骨遍野，令人惨不忍睹。甚至连下葬不足60年的现代坟墓也被盗墓贼挖开；

青海1988年11月24日电：化隆回族自治县再次掀起盗墓风。200余人连续5天进行大规模的盗掘，共盗毁古遗址多处，古墓葬数百处，盗掘面积5600平方米；

河北1988年11月12日讯：盗掘之风仍在蔓延，磁县磁州古窑址遭到严重破坏。大量文物精品被掘毁，参与盗掘者最多达三四万人，附近的古墓也遭严重破坏；

陕西讯：5月以来，共破获文物案205起，摧毁文物犯罪团伙62个，查获犯罪分子640人，收缴各类文物18542件，其中一级文物10件，二级文物22件，三级文物210件；

山西讯：五台县公安局查获一起重大倒卖稀世珍宝文物案，追回古代金币400枚。

.....

国家文物局提供的资料表明：当盗墓之风略有收敛的时候，馆藏文物的失窃案却在惊人地上升。1989年底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每天要有2件以上馆藏文物失窃，平均每天都有1件一、二级文物(国宝)被偷走。今年一至三月，全国文物馆被盗窃案又发生22起，平均每四天便发生一起，丢失文物488件，平均每天要丢5件以上。

文物罪犯的黑手从地下转移到了地上。仅中国故宫博物院，近十多年就发生3起偷窃国宝案。1977年是第一次，盗窃犯陈银华潜入宫内，盗得“珍妃之印”一枚，当准备翻墙逃跑时，被围截在九龙壁南大红墙西南角夹道处；1985年8月10日下午5时45分，浙江王群益携带工具潜入故宫内，未等动手即被擒获；1987年6月24日晚，吉林省集安县农民韩吉林潜入故宫，在珍宝馆准备撬开金册、金印展柜时被抓获。

除北京故宫外，中国东南西北此类案件时常发生。

1983年10月22日午夜，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出土文物被窃。盗走文物30件，其中包括一件仅重49克的素纱禅衣(亦称“一把抓”)，一副手套，9块麻布，一块木牍，一个铜鼎，一批漆器，一个戒指，三枚印章，两本古籍。这批文物距今已有2100余年，是研究汉初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是我国考古史上的重要发现。

1983年6月7日凌晨，沈阳故宫博物院也发生一起窃案。罪犯曾树基爬墙剪断铁丝网，潜入展室，打开了“皇帝帝后生活文物特展室”……

1987年2月17日晚，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俑一号坑出土的一个将军俑被窃。

1987年4月21日，东北松花江畔哈尔滨市的黑龙江省博物馆被盗，盗贼潜入馆内，作案长达3小时，盗走馆内藏品21件。

同是1987年4月，陕西省眉县收藏馆，文物陈列室的四道铁锁被砸开，国家一级文物西周编钟等4件珍贵宝物不翼而飞，下落不明。

1988年6月4日，湖北一文物馆被撬，丢失文物中的战国铜敦飞过大洋彼岸，险些被美国纽约索斯比拍卖行拍走。

1989年1月14日，甘肃省敦煌县内的莫高窟第465、464窟被盗……

进入九十年代，我国盗窃文物案又大有“急剧上升”的势头；

贵州、陕西三省省市博物馆被盗，犯罪分子窃走文物56件，其中国家一级品5件，二级品14件，三级品3件，损失巨大；

4月22日，湖北省黄梅县博物馆发生文物严重被盗案件，被盗9件高塔寺塔出土的北宋时期珍贵文物；

6月初，甘肃省敦煌莫高窟石窟再次被盗，尽管公安机关和文物管理部门至今尚未公布被盗的消息和被盗窟中文物情况，但世人知道，这已经是莫高窟被盗史上的第10次了。

金钱把世界搅得很不安宁。搅乱了地上，也搅乱了地下。有人出钱，就有人卖命。与文物失窃相联系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国际性文物走私和非法倒卖活动在国内愈演愈烈。

三年前，也就是1987年的盛夏，我便走进了那个充满黑暗、神秘、惊险的文物交易黑市中，顺着文物交易的黑潮，我走过河北、山东、山西、北京、河南、陕西、云南、广州等地，见过形形色色的文物市场，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我的经历，就是这本书。





文物黑潮

北方卷

较比中原和南方来，北方人要显迟钝得多。当中国18000公里沿海线对外全面开放时，最早玩起文物的，要数中原人和广东人了。那些穿着牛仔服、腰扎牛津包的广东佬出没于中原大地时，北方人方大梦初醒，啊，原来那破玩艺这么值钱啊！

中国文物交易黑市场形成的最晚要数北方了。但北方人也有北方人的特长，它以细、深、精见长，能在别人嚼过的馒头中再吮出些味道来。中原洛阳、巩县、登封文物交易三角地已经不十分景气的时候，北方的几个三角地却鸣锣开张了。“你有你的倒法，我

有我的倒法。”“中原靠挖、北方靠倒，南边拎着文物国外跑。”北方最先形成黑三角区的是山西省的襄汾、新绛和绛县。这里曾是汉代人口聚集的地方，汉墓遍地。挖掘古墓风先从这里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受山西小三角区影响，河北省的雄县、容城、霸县三角区也很快形成了。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墓，也没有耀眼的祖宗。于是，河北三角区的文物交易朝着农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展开了。

我步入文物黑交易，从河北起步。





第一章

雄县新型大生产

运动

(1)

出天津，奔西边的杨柳青镇，再上津霸公路。过霸县，前边便是与天津仅隔100公里的河北省雄县。

雄县农民倒腾文物近一两年来在海内外小有名气。黑道上的朋友，从四面八方来，福建、广州、海南、江西、湖北、湖南、河南、陕西、甘肃，几乎都提到过雄县人。雄县人的足迹走遍全国。就连在中国工作的外资企业老板或管理人员，也不时地叨叨两句：“雄县好，家家有古董。”文物黑市上的人称雄县倒卖文物发展到了“大生产”运动程度。一个乡一个乡地搞，一个村一个村地干。男女老少齐出门，沾“古”字边的东西就敛回家。家家都有买古董的门路，户户都有货出手的窍门。

雄县人，文物交易中的能手。

那是个盛夏的天，很热，庄稼齐腿肚子高了。我们驾车去雄县比较偏僻的一个小村——韩庄。车下了津霸公路，我们在土路上颠簸一段后，向老乡问去韩庄的道。老乡扬起右手：“那片荒地过去就是。”

我们举目望去，掩盖在一片荒地中的一个村落。地是很不错的地，地旁有脚踏不成样子的沟渠。显然是有一两年没种了，野草丛生，一派荒凉。走过荒草地，韩庄慢慢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千来户人家，在县里还算个大村。只是由于与霸县、容城衔接，他们很多人讲不清谁管他们，谁不管他们。

我们投宿的是黑市上认识的朋友，叫万堂，一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的农民。他擅长翡翠、玉件，手里的一只清康熙时期的翡翠鼻烟壶在他怀里揣了三年。“不给到一万块我是不出手的。”他常常这么跟我们说，“底钱(指买价)是2000块。得赚出三间大北房出来。村里地基都划出来了，就在你们来的那条路上。”他把我们带到他家。

我们一壶水没喝完，村里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来了买主啦，坐小轿车来的，腰里鼓着呢。”随后，拎篮子的、夹面口袋的、驮筐的、男的、女的、老的、大包小包、大袋小袋，纷纷涌进了万堂家。顿时，这间小小的空间里，出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交叉。

“要吗？玉件。汉代的。”一位胖女人从腰里解下两件小玩艺，一件是八仙里的拐子李，另一件是只怪兽。

“是真的吗？”我们问。

“这能假了吗？假了找万堂。”女人用手抹一把鼻子，津津有味地说：“玩玉件你们还不懂。汉兽不回头，回头不到汉。这玩艺，拿到广州哪件不得几千。”

“这是唐代的佛，四个腿的，假了保退。”胖女人玉件没谈完，又插上一个瘦高挑儿来。

“我们要鍍金的。”

“这价便宜啊。鍍金的多钱？一寸200块。这个，6寸，才要你300。”瘦高挑儿用一条红纱巾严严实实地包着铜佛。两个衣袋里，不知还装着什么。

铜佛是四腿板凳佛，高6寸，男佛，象是达摩。无佛帽、穿袈裟，双手曲并，佛脸开得还好，给人一种温和、慈祥的感觉。

我们没把目光放在铜佛上，接着往下看。

“绿瓶行吗？辽代一道釉，白纱胎儿，鱼子开片。”

“木器行吗？大明的圈椅，就一个。”

……

屋子挤满了人。东西横竖摆了一炕。外间屋、院里还仨一群、俩一伙地等着让我们看“货”。和我一起来的同行对文物略有见解。他低声说，这里的東西有真有假。但真的多、假的少。农民没有制假文物的工艺和本事。“货”真是真，但价钱太高，一般人搬不动。

“佛再降下些。”同行懂得黑道上的买卖，开始问价了。

“少800块不出！”

“那绿釉瓶呢？”

“5000块。”

“5000块？嘛玩艺这么贵。你们做买卖真好意思，恨不得一棍子把买主打死。”

文物交易进行着，卖主们交换着进屋。我们眼前呈现出一副古老民族的画面：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虽无鼎、爵、觚大件，但小件如戟、剑，红斑绿锈，还挂着厚厚的泥土；

汉代的陶罐，虽通身无工艺家匠痕，但造型别致，散发着古代人民的智慧；唐代的三彩小鸭，色彩匀称，鱼片细开；元代的洗子，棕眼密密，中间报红；明清两代的青花瓷器，造型各异，图案古朴……

我们几乎看花了眼，摸哪件，都有道不出的工艺，都有说不清的年代。拿哪件，都觉得揣摩着一个朝代的历史，都觉着朗读着一本历史教科书。中华6000年历史，长长的历史长河，全浓缩在这小小的空间了。

一个村庄，有这么多的文物，各个朝代，各个历史时期。有谁见过这样的村？又有谁见过全村男女老少经营古董的大黑市？

我们百问不解。正要接着往下看时，万堂用胳膊肘捅我们一下，压低声音说：“天快黑了，狗一叫，咱们串几家，有几件“大件”得上上手。”

我们见的是一般货，还有“尖端”产品？

我和同行使一个眼色，算是点头同意了。

(2)

农村的夜，太黑；韩庄的夜，更黑。

韩庄的狗跟别的村狗不一样。这里的狗白天很少见到，一到晚上，狗叫连成一片。村里晚上生人多。凡坐公共汽车奔韩庄的黑道上人，天擦黑下车，摸黑进村。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来的大买主们，即使是坐出租车来，也大都是等天黑进村，买完货就走，从不耽搁。

我们让万堂领着。沿着农村常见的土墙根往前走，一手拄着根棍子，一手得紧紧捏着腰包。玩文物的人都黑，见物眼开，见钱更眼开。尽管万堂拍着那黑黑的胸脯不断说，“有钱，别怕！别怕！”可我们觉得心跳过快，小腿肚子象拖块铅一样地重。狗每一叫，就吓我们一跳。万堂说，别的地方狗叫不咬人，而韩庄的狗，龟爹狼娘，咬人既狠又不松口。我们更害怕了。

去的第一家在村最西头。让主人拴好狗，我们方敢进去。

“要么也？”对方是个没有一只胳膊的中年人。讲话不冷不热，长得挺瘦，走路时那没胳膊的袖子一甩一甩，活象个尾巴。

“从天津来的。”对方又问一句。

“甭管从哪来，有货拿货吧。”我们也不冷不热地说。

万堂把中年人叫到一边，不知小声嘀咕了几句什么。中年人脸上见点笑模样了。

“一般人我不给看，光看不买，看几遍就不值钱了。”说着，他带我们到西厢房。这是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库房，地下，满满地摆了一地瓷器、陶器和木器。中年人走到一个八仙桌前，用腿压着桌子，用另一只手从桌下掏着一个用尼龙编织袋包着的小包。他迅速打开，包内露出两样东西。

我们为之心里一亮。一件是满绿釉的四方瓶，瓶高约50公分，大底、大肚、小口。瓶两耳是龙头，龙头下面是两个圆环。方瓶两面是凤鸟争鸣图。由于时间长的缘故，瓶身上微微地挂一层蓝宝石色，许多地方还裂开了细小的鱼籽片。另一件是挂满了红斑绿锈的手剑。用手电细观察，剑的铜质属青铜，用手沿着剑身细摸，隐约可感触到有粗道的文字在上边。好一把带文字的青铜剑！

黑市上的事有很多黑学问。喜欢的东西不能说喜欢，过于表现激动，物件价格立刻上来，那叫表情钱。想买瓶，你不能问瓶，问剑或问其它，等对方摸不透你要买什么时，你想要的货也就到手了。

“瓶多钱？”

“8000块。”

“怎么这么贵？”

“买来时底钱就高。”

“少些行不行？”

“有人已给到6000块了，我们没卖。”

中年人甩动着袖子，每句话，就象真事一样。

“太贵，搬不动。”我们一副无可奈何

的样子。

“买点别的。”中年人要促使我们之间做成一笔买卖。

“就那绿瓶好，你又不让价。”

“别的，看看这把剑。”

“这玩艺，现在市场没人要。”我们的眼色已经决定要买走这把剑，可话只能这样说。

“剑让你们，便宜些。”

“多少钱？”

“200。少一分不卖。”

这显然是一个便宜。从年份、工艺来看，剑是上乘物件。

胡买胡卖。我们对甩袖子人的印象。

第二家在村中间。主人虽然没养着恶狗，可铁门上那两只敲门环却在风中铛铛直响，总觉得有人敲门，象闹鬼似的。

这家地上见不到瓶瓶罐罐，柜上也没有碟碟碗碗。我们进屋后，见到的是一个干瘦枯小的青年，和三个台阶般的孩子。主人见我们来，不问来历，不道出处，拉紧窗帘拽紧门，轻轻地打开躺柜。这一系列动作都是极轻的，静得让人害怕。然后慢慢从柜里拿出一卷文化大革命时期用过的红袖章。显然红袖章里包着什么贵重的物件，揭下“造反派”，又揭“红卫兵”，揭下“红卫兵”又一层“造反派”。几层揭过之后，露出一个拇指粗细的铜佛出来。

“这叫棍佛，保你汉代以前的，超年份的东西。”这是我们进屋后主人讲的第一句话。

灯比较暗，我们只得用手电观察这尊棍佛。细身、细脑袋，佛身外裹着一层脏东西，象锅底灰，又象黑土。佛露在外面的只是一个基本外形。

“不会有错，错了你们烧我的房子。”主人非常自然地讲。

“多钱？”

“1万2，少一分不卖。”

妈呀，我们哪去弄那么多钱？就是有钱也不会买这东西，一个小铜棍，一万二千元。这是在雄县碰到的第一个“大件”。

“这价还贵。”主人说，“前几天俺卖个瓜条罐，4万。”

我们无心买货，便聊起家常来。主人告诉我们，玩文物，价越大赚的越多。他20块钱起家，现在有一巴掌（50000）钱了。用倒腾文物的钱，娶的媳妇盖的房，生的孩子买的家用电器。他已经有三个孩子了，他还要让老婆生，一直生的变了样为止。

“不怕罚钱吗？”

“怕么也。多生一个罚两千。我这个佛爷，”他把佛举过了头顶，“能生半打。让他罚吧！”

从这家出来，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脑海里总在交替着出现红袖章、紫铜佛、瘦小的青年，台阶般的孩子。他童年时一定赶上那场“文化大革命”吧，他也戴上过红袖章吧，仅仅是10年，人的内心变化多大。这些农民在文物交易活动中变得畸形了。言谈话语，行动举止，都有些“鬼”了。

我无心再看其它高档货了，想一个人静静地躺下，问一问，这些到底怎样发生的？

(3.)

在后来，我又多次返回韩庄。在那里，除万堂外，又交上了几个朋友。人们拿我不当外人了，有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聊聊。甚至选房基地、进城买东西、修个家电，都找我。我呢，始终以一个收藏者身份同他们进行文物间的交易，他们不再向我喊高价了，也教我怎样识别瓷器，怎样观铜质，怎样摸硬软木。几趟下来，我对韩庄昨天和今天，比较清楚了。

韩庄农民倒腾文物已经有两三年历史了。据村里大户们介绍，开始仅是几个人在外面吆喝破烂，收废铜烂铁。吆来喝去，

农民们发现吆喝来的并不都是破烂，不对地能收到几件“真东西”。于是，喝破烂的吆喝改了，改成“有老瓷瓶的卖”，“有旧画、旧表的卖，”“有老桌子老椅子的卖。”凡是沾“老”字边的东西，他们都收进来。村里也由几个人到外面喝发展到壮劳力全去喝。喝来喝去，农民们悟出了自己的道理：一年忙到头，锄犂锨镰，两眼一睁，干到燎灯，也干不过一件古董。收上一件一般的器件，转手卖了，卖的钱比在地里干一年的活多。遇上挂点眼的古董，换回几间大瓦房没问题。到这个时候，村里能出门的人都扔下锄头，揣上地图册，背着提包，到全国各地去收古董去了。

农民们走了一批又一批，庄稼活由女人和老人孩子们干。他们走南闯北，空着包去，满着包归。瓷器、铜器、玉器、木器，只要是够年份的，统统象收破烂一样，低价收进。这样，从一个村传到一个乡，从一个乡又滚到几个乡。到现在，雄县有多少农民倒腾文物？又有多少农民靠卖文物发了横财？谁也无法统计。但有些迹象可以说明：农民们一无企业做工，二无商店经商，仅有的那几亩地也荒凉田间。那可跑在乡镇间的一辆辆进口摩托车，那村庄里一排排高大的红砖瓦房，农民那大手大脚的零花钱，足以知道倒腾文物是他们唯一的财源。

于是，在天津、北京，在南京、广州，文物黑交易上掺杂着河北雄县人；海外来客，南边的文物贩子，也从四面八方涌进雄县。

农民们靠文物交易富了，而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公共设施，他们的子孙，却看不出一点“富”的意思。村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村委会里，至今没有购置一台扩音喇叭；村里的小学校舍，是全村最差的房子，孩子们阴天下雨都要停课；乡村里见不到文化活动室或报刊亭；县书店最畅销的书是《中国地图册》。

雄县农民凡玩文物的大都会几手，一是



历史较熟，从新石器文化一直到元明清，哪个时代的哪个文物，哪个时代的艺术代表是什么，基本倒背如流，尽管他们拿张报纸都念不下来；二是都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每个村，每伙人玩的物件不同，眼力不同，经常是朋友和朋友，亲戚与亲戚，邻居搭邻居，聚到一起，钱大家出，主意大家拿，买下的东西大家卖，赚来的钱大家分。他们几乎能鉴别出文物的年代、真假、窑址、铜质。即使买假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讲“能骗住我们，更能骗住别人”；三是雄县人善去没人去的地方，敢买没人敢买的东西。倒卖文物对他们来讲，起步太晚了，他们比不上九都西安，

地下文物丰富、价高，在国内、国际，都属上乘品，更不象湖北的襄樊，江西的景德镇，历史故城，众官居地。雄县要官无官，要墓无墓。知道了一些不利因素，就是雄县人有利的因素。

报纸上每发一条文物挖掘的消息，都是雄县人的“商品广告”。雄县人在外面喝破烂时编织了一张大网。书信、电报常常送到乡里。报文内容也大体一致：“货到手，速取”。

“说中原靠找，我们靠倒，不对。我们是连找带倒。”雄县文物贩子向我们泄露天机。





第二章

容城人

(1)

文物黑市上遇到容城县一个贩子，挺要。头发梳得锃亮，一副金丝边儿眼镜，合体的西装，加上手指戒指、脖间的项链，足以想象出是个大户。他顺手塞给我一张纸条，拍着胸脯说：“哥们儿，想玩高档货，拿着纸条容城找我。”

容城县与雄县是毗邻县。但意思却完全不一样，在文物交易堆里，提起容城人，都是挑起大拇哥：他们，胆大，会玩，能拿分。在全国几个明的或暗的文物黑市交易中，只要见到容城人，他都要问上两句：“有好翠吗？价钱越大越好。两万、三万？身上带着钱呢。”如果有，什么样式合他们心意，他们立即拿出定金来先付对方，然后看货。货对头了，从不讨价，要多少钱掏多少钱。

容城人走货的销路也极畅。北边买，南边卖。他们拿到手的东西，除买时曝一次光外，从不四处“亮相”。容城人玩翠的在福建、广东大都有落脚处。这些人联络工作做得非常好，不仅认识一些广东、福建的文物贩子，而且和香港、澳门的大户们有直接的接触。翡翠纯属装饰物，戴在手上、掖进兜里，带着方便，卖着痛快，风险小，挣钱多，

好聪明的容城人。

照着文物贩子塞给我的地址，那天，我们驱车赶到了河北省容城县的一个偏僻小村。进村时，天已渐黑。但夕阳下的村景还满清楚。这个村不大，撑死四五百户，一色的红砖瓦房。出来前，来过这个村的人就向我介绍：在这个小村，发横财的人用算盘子拨拉，有十万八万的算是小户。早些时候，退回10年，村里穷得丁当乱响，年年靠县里救济，一家人两床被子，被头黑得象油漆布。

汽车停在村中一个大水坑旁的院前。给我纸条的人去广州了，另一个玩翡翠大户把我们让到屋里。外面天黑了，屋里的光线很弱，对方的脸不十分清楚。他不报姓名，先问是“红道”上来的还是黑道上来的，然后开门见山谈生意。

“想买么？出多大价？红的、绿的、蓝的？”听口气，他家房后似乎有座宝石矿。

“绿的，最好是明清两代的。”

“都想要明清两代的。都知道那阵石头好、工艺细。可东西越来越少啊！”

“没关系。有几件看几件，有嘛算嘛，既然到您这来了，怎么也得办几件。”和我同来的黑道朋友几句话便搭讪熟了。

“记住。”对方隔着窗帘看一眼停在外

面的汽车。“以后来不能天亮进村，车子停村外。免得遇到麻烦。”

“这还有麻烦？”我显得不明白。

“老兄弟，你玩这个还浅。方圆几个村，玩石头有玩出命的。黑道上的事你不清楚。东西越值钱，就越容易遭灾。再一个，买你的不买他的，给你使个坏，你们就出不了这个村。”

真他妈的黑，黑吃黑。

“他叔，有客人来啦。”人未进屋，话先进屋。说话功夫，仅一墙之隔的邻居，一位胖得五指伸不开的女人挑帘进屋了。

胖女人是嗅到“钱”味来的。尽管我们天黑下来时进的村，但村里很多人知道我们来了。这里与雄县不同的是，家家有货不显示，要看货必须到户里去看。再一个就是男人们大都出门寻货的寻货，寻着货的去南方，留下女人们守在家里，恭候着主动找上门来的“财神爷”。

“刚到哇？”胖女人屁股往床上一放搭讪着，“有热水么，从我那院里端一壶，哎，桌上圆盒有茶叶。嘿，那可是好茶，刚从南边带回来的，好几块钱一斤。你们从天津来？自己还有汽车？我一猜就是。也来买点石头？咳，说来说去，都愿意往这跑。本来么，价格好，也安全。”她侧过身，从腰里什么地方掏出一个用卫生纸包的小包，虚乎着肉眼睛问：“要这些么，你们看看。”

包被一层一层地打开，很多小件上还包着棉花。里面有翠烟嘴、翠搬指、翠戒指、翠耳坠。光烟嘴，就有一把。

“这件底子太杂，不透亮。”我们逐件挑选，挑着胖大嫂的东西，让男主人看我们在不在“行”。“这块子母绿还不错，就是有道裂纹。这块玻璃底的戒指面不错，可惜太小了”……

“你们眼真高。没一件合适的？”胖女人见我们未看中一件，沮丧地说。

“你拿点好东西，别净弄些让人挑够剩

下的货给我们看。这些玩艺，不知上多少人手啦。我们大老远来了，就是得买点东西回去。”我的朋友一本正经地说。

“要高档货好办，就怕没钱。”一直在一旁观察我们动作的男主人凑上前来。

“大哥，您的话就不在行了。没钱我们敢往这闯？”我朋友说。

我把男主人拉到一边，用手搭在他耳边，小声说：“大哥，不瞒您说。我们那位兄弟的姥爷在英国。新近回国，留下一笔钱，他买这玩艺不是倒腾，是给他姥爷买，当礼物回赠。大哥，有好货让他看看，今天既然来了，不扔下几万块也不能走哇。”

还是城市人口条好，几句话，男主人信以为真。他一拍大腿：“我带你们看一样东西，绝品。”

(2)

我们随大哥来到村边的一处新盖的大砖瓦房里。这是左右六间房，里外全是新砖新材料。门窗是高大的玻璃门窗，屋里墙上贴的是壁纸，地上铺的是塑料地板。墙壁、屋顶，各式各样的灯，几幅大美人像挂在屋里，使来人感到一种洋味。但不能抬头，只要透过玻璃窗举目外眺，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屋内是屋内，外面是外面。

外面最亮的是星星。

这六间房是大哥新盖的房。用他的话：“你们城里人存钱，我们农村人存房。”

“看看东西吧？”我朋友催问道。

“好办、好办。怎么，老弟国外有亲戚？”

“那算嘛，先看东西。”

大哥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兜，打开，拿出一个翡翠腰牌。

那时，我对翡翠件极二五眼。甚至不懂得哪是翠哪是石头。更不晓得翠这玩艺除年份外，还有什么玻璃底儿、玉底儿、杂底儿、石头底儿，有子母绿、云彩绿、流水绿等等

等等那么多学问。以致我去滇缅边境采访时，买回了一把用石头造的假翡翠石回来。

可这件东西，真使我大开眼界，认识到了世间竟有这么好的翠石，有这般精细的工艺，有这缕让人看了眼亮的绿纹。

这块腰牌长约8公分，宽约6公分。腰牌上的工艺分两层意思。顶端，是一龙缠一凤、龙纹、龙身、龙睛，刻的十分精细，凤头、凤身、凤尾刀刀见功夫。此翡翠难得的是那两缕流水绿。绿色从龙头、凤头开始，象彩云，似流水，从龙凤头上流下，流过龙身、凤身，流到龙尾、凤尾。下端雕的是百鸟，而每鸟一形态，活灵活现。此腰牌显然有一定年头了，刀工很多，也很细，尽管刀下之处多是龙身、鸟头、龙尾，凸凹不一，但用手摸着，光滑得很，感不到一丝划手的味道。翠石的底儿也难得，绿处透明、白处也透明。

文物交易中很忌讳的就是对某一物表现得过分喜爱。就象在前文中讲到的一样。表情费是极高的。可当时不知为什么，当腰牌从手中一过，从头到尾看个仔细后，我和同道的朋友同时脱口而出：“这牌子怎么卖？”

对方似乎观察到了我们的心理。一边收着腰牌一边慢悠悠地讲：“少5万不卖。”

“没一点商量余地？”我朋友讲出这句话，我暗捅他一下。老兄，你这句话不就暗示人家不能再商量了吗？

“没有。有人已经给三万五了。还是村里同行递的价。”对方仍是那副表情。“不是家里有事，飞到广州，东西早出手了。到那，可就不是跟你们唱的这个价了。少十万甭想动它。”

我们俩人四只眼睛死死地盯着他。那是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别管是真是假。既然人家让你见到实货了，你就要摆出真买下的意思。我们俩都知道，俩人口袋的钱，加起来不足人家要价的十分之一。

“给四万。”假戏也要真做。朋友给涨上五千。

“不行。”对方大哥讲：“我干了这么多年，才碰到这么个好牌子。知道它身份么？光看出好来啦。告诉你们吧，兄弟，这玩艺不是皇后就是贵妃的，那时候，谁能佩戴这玩艺，又有谁敢佩带这玩艺。再告诉你吧。在咱们国家，这玩艺算是绝宝了。知道什么叫绝宝不，就是绝了，没有了。就这么件宝贝了。”

大哥呆这么半天第一次讲这么多话。

腰里揣着那么好的牌，口条却这般不痛快。我心里好笑。

“既然价下不来，我们再商量商量。”我想尽快收场，免得时间长了露出破绽。

“这样也行。”大哥将腰牌揣好。“你们今天晚上就住这。”他从衣柜里抱出枕头、被褥，边抱边讲：“记住喽。晚上睡觉别掌灯，别说话，夜间敲门别吱声。这地方，净出事。不过有我，你们放心。”

大哥临出门又讲：“跟别人别讲看见我的东西呀！”

“放心吧，干咱这行的还用您惦着。”

“哎。你们可别没带钱光看货。拿大哥开心呀？”

“瞧您说哪去了。不买东西，开车跑这么远干嘛？”

大哥走了。走前给我们反锁上了门。

外面黑得很，屋内也黑得很。雄县有狗叫害怕，这里没狗叫，更让人觉得害怕。早晨顶着星星出来的，开了多半天车，十几个小时了，却没心思睡下。

“快睡。明早趁天黑走。”同行的朋友说。

“睡不着。总觉得不安全。有种不祥之兆。”我打量着里屋。还好，门后有家伙。

“神经病。”

.....

(3)

咚咚咚！咚咚咚！

“有人敲咱们门。”也不知道是几点钟，

好象刚刚睡下不久，就传出一阵砸门声，声音也急，也很凶。我推醒我的朋友。

他也听到了。嘴里只是嘟嘟着：“大哥把门锁好了，怎么还有人敲门。先别吱声。”

咚咚咚！咚咚咚！

门砸得更凶了。我们俩几乎一个骨碌从床上下来，光着脚，穿着短裤，从里屋门后抄起盖房时用过的铁锹。来吧，只要踹开门，咱就火并一场。

外头有人嚷嚷。

“里头肯定有人。大坑边上那辆轿车是他们开来的。”一个公鸡噪说。

“有人不见得有钥匙。”另一个人粗声粗气地答。

“没钥匙没嘴吗？怎么连个屁都不放。”公鸡噪的声音，“接着敲。”

“我看还是找顺子来。他的新房，他拿着钥匙。”其中另一个人说。

“你们俩去，我们俩留这。”

接着是一阵跑步声。

我俩此时真有些害怕了。外面那些人是干什么的？是黑道上的？可黑道上的人不会半夜那么使劲敲门，也不会有这股嗓门。是红道上的？政府的、公安局的，也不象。如果是公安局的不会如此野蛮、莽撞。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可不管是哪条道上来的，对我们眼下的处境都不利。是黑道上的，无非为钱财；是红道上的，那就更麻烦了。回去解释不清啊。此时此刻，尽管上下牙交战激烈，两腿打颤，心已跳到嗓子眼，可脑袋瓜里，仍在考虑着怎样对付这“不速之客”。是黑道上的，花点钱，破点财，了之；是红道上的，见了他们人，先归府，后亮牌，再不行见他们行政长官，讲明来意，再作主张。

“顺子来啦，顺子来啦！”房外有人喊。

我俩有种抓住救命草之感。大哥呀大哥，不管红道黑道，就看你的了。

“顺子，屋里有人吧？”公鸡噪问。

“有，有。”

“有人，你他妈的锁那家子门？这不脱裤子放屁，多一道手。”

“城里来的亲戚。”开门锁的声音。

“就你妈亲戚多。这次又嘛亲戚？”公鸡噪问。听得出来，问的同时，这群人已经进外屋了。

“俩表弟。”

我俩迅速把铁锹放回原处，坐在床沿前，一动不动。

这时，三四道手电筒一齐对我们照来，接着，屋灯亮了。我们，还有敲门者统统在同一个灯泡下。

进屋共5个人。除大哥外，还有4个。四人均农民打扮，二十多岁，所不同的是，每人胳膊上戴一副“民兵”字样的袖章。

“你们从哪来的？”公鸡噪问。

“从天津。”我答，顺便打量一下对方。二十四五岁，留着个盖头。白裤子，格衬衫，活象个小阿飞。

“来这干么？”

“看看新房。”大哥帮腔。

“没问你，问他们。”

“是这样，看房。”我的同行说着，从衣袋掏出盒烟，给每人扔过一支，打亮了火机。

四位敲门者，虽都戴袖章，但看上去却是一种吊儿郎当的样子。每人都戴着个大金戒指。奇怪的是，民兵晚上巡视连家伙都没带，每人只拎着根棍子。

“你们什么亲戚？”又是公鸡噪问。

“不算太近。”我趁朋友为他们点烟机会，心里边琢磨对策，边回公鸡噪的话：“我姑父的嫂子是他岳母的姐姐。”我不知道怎么想出的这句话，也不知道这句话里排辈排的对不对。

“妈的，挺绕嘴。八杆子打不着。”

每人一支烟点上了，空气稍微缓和下来。这时，我想起从汽车上捡到的一张印有某建筑材料公司的一张名片，我递给公鸡噪。“有事找我，盖个房垒个圈，用个砖拉车料没